

邵鴻要有中華兒女的血性



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邵鴻。

記者聶晨靜攝

今年的9月3日，對九三學社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這一天不僅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九三學社的建社紀念日。作為內地唯一以數字命名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它的名字就是由抗戰勝利紀念日而來。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邵鴻在接受本刊專訪時透露，以去年9月3日啓動的依法治國論壇為標誌，九三學社將用一年時間，舉行包括召開創社70周年紀念大會、修訂出版社史、舉辦書畫展及徵文等一系列活動，慶祝抗戰勝利和建社70周年。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聶晨靜 北京報道



七十年前的9月3日，日本向同盟國簽訂投降書的消息傳來，以許德珩為代表的中國當時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難抑激動，將抗戰後期成立的「民主科學座談會」更名為「九三座談會」，這就是後來的九三學社。近年來國家頻頻高規格紀念抗戰勝利，今年9月更是將舉行盛大閱兵式，「我們紀念這場戰爭，緬懷革命先烈，更重要的是要像他們那樣，有中華兒女的血性，有極其深厚的愛國情懷。」身為一名資深歷史學者，邵鴻更看重紀念抗戰的現實意義——更好地教育年輕一代不要忘記歷史，加強對國家、對民族、對世界和平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民族若忘卻歷史 一定沒有前途」

八年抗戰，生靈塗炭，350餘萬平方公里國土淪陷，幾千萬國人犧牲，最終迎來勝利曙光。在邵鴻看來，中國之所以不會亡，是因為國人的愛國精神和血性沒有崩潰。「無論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正是由於無數愛國志士的流血犧牲，不屈不撓前赴後繼，才換來抗戰的偉大勝利。」

紀念抗戰，緬懷先烈，紀念的是英雄兒女血性，體現的是深厚愛國情懷。邵鴻認為，這一點在當下尤其需強調。和平的現代，物質生活條件極其豐裕。邵鴻擔憂的是，成長於「軟文化」環境裡的年輕一代民族傳統血性淡化。「網絡上常有人不以當漢奸為恥，反以賣國為榮；甚至還有人為汪精衛、胡蘭成之流翻案。」他說，「這種現象非常可悲。」

他更呼籲年輕人從血寫的歷史中吸收國家民族意識。「特別希望青少年朋友多看看《苦難輝煌》、《巨流河》這種書。」而談到當今世界各國對歷史的態度，邵鴻感慨：「我總是在想，如果一個民族忘卻了自己的

歷史，這個民族一定沒有前途。」

「收拾人心 洗刷振作 大有作為」

在邵鴻看來，民主是抗戰及二戰勝利的又一法寶，也是寶貴遺產，而民主實際是政治現代化問題。結合當前內地的全面深化改革，邵鴻有十二字評價：「收拾人心，洗刷振作，大有作為」。

中共十八大後落馬「老虎」數量過百。在感受新一屆中央堅定不移反腐敗的決心之餘，邵鴻亦表示自己「非常震驚和痛心。情況比我們預想的要嚴重得多，這說明我們的制度還有問題。」

他指出：「如果沒有制度上的發展和完善，就不可能打贏反腐敗鬥爭。」而要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關鍵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本質是民主法治，必須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

要「幹實事」不要「空喊口號」

古語有云：「貪虛名而招實禍」。邵鴻認為，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不能照搬西方，而應在現有體制框架內，扎扎實實向前推進。「重要的是要實實在在在在一件事一件事讓大家都來關心、推進。」

基於這一邏輯，邵鴻對《預算法》修改給出了高度評價，認為此舉是「經濟改革之表、政治改革之裡」。「從過去的『替政府管錢』變成了現在『管政府用錢』的法。八項規定是治標，真正治本還得靠民主與法治。」

強調「幹實事」的邵鴻，也非常看重增強大學生的政治關懷感。由九三學社支持的全國大學生模擬政協提案大賽，目前已連續舉辦三屆。作為兩屆賽事的導師，邵鴻認為，「政治是眾人之事，如果大學生不關心國

前途命運，對政治麻木、對公共事務淡漠，只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那我們的教育就是失敗的，國家是要出問題的。」

「政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邵鴻表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要考慮把人大、政協的作用發揮好，一個根本政治制度，一個基本政治制度。「最大的形式主義不是開會唸唸稿子、搞點儀式，而是人大、政協兩大政治制度變成象徵性和禮儀性的東西。」

對於外界質疑政協成為眾多「大老虎」落馬之地，邵鴻認為，更應該思考的是「政協怎樣才能為民主政治建設，為『打老虎、拍蒼蠅』發揮更大作用？」

當了十幾年政協委員，邵鴻感慨：「從民主協商到協商民主，政協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他建議，政協制度改革應進一步明確政協法律地位，增強政協制度效力；調整政協組織構成和界別設置，強化政協的民意表達功能；完善政協委員產生程序和約束機制，增強委員的履職動力和能力。



邵鴻著有40餘萬字的《許德珩年譜》。圖為2012年4月邵鴻（右）與許德珩之孫許進在法國國家檔案館查閱相關資料。資料圖片

父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軍區大院裡長大的邵鴻，從小對老紅軍、老八路的言行耳濡目染，「忠誠愛民，艱苦樸素，他們那一代人的作風，跟現在很不一樣。」而談起父母，邵鴻言語間滿是感恩和崇敬。「他們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工作第一、無私正派。」

1975年，18歲的邵鴻下放到江西九江農村，其父當時在武裝部當政委，分管徵兵，卻堅守「下放不滿兩年不準入伍」原則兩次拒招邵鴻參軍。回憶往事，邵鴻說他要感謝父親。高考恢復後，邵鴻以優異成績考入江西師範學院歷史系，由此開始了自己的史學生涯，傾心二十餘載，碩果

累累。邵鴻還記得，有次父親生病住院，省委組織部慰問送了一個紅包，裡面是400元錢，父親開始不肯收，「後來我說人家是代表組織部來看你，可以收。」一出院，父親便把錢交給幹休所，說給老同志買文體用品，「他說：『這個錢我不能得。』」

「我擔任行政工作20多年，在經濟上沒出過問題。包括我任副校長時，在南昌大學新校區建設30多個億的工程，一樣能夠潔身而退。這和我從小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邵鴻感慨，父母行為是對自己最好的教育。



2014年7月，邵鴻（中）率隊赴貴州調研民辦教育與職業教育。資料圖片

謝繼民：父親埋骨四行倉庫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謝晉元。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雪、馬玉潔北京報道）「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這就是當年響徹浦江兩岸、迴盪抗日戰場的《歌八百壯士》。

本刊記者近日採訪了當年堅守四行倉庫的英雄團長謝晉元之子謝繼民。他說，抗戰初期，父親奉命死守上海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掩護國民黨軍隊主力西撤。經四天奮戰，任務達成。父親進駐四行倉庫大樓時曾對全體官兵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是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志氣。現在我們四面被日軍包圍，這個倉庫就是我們的最後陣地，也可能是我們的墳墓。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就要同敵人拚到底！」全體官兵表示：誓與四行倉庫共存亡！

四行倉庫位於蘇州河北岸西藏路附近，倉庫的西面和北面已被日軍佔領，東面是公共租界，南面是蘇州河，河的南岸也是公共租界。因此，四行倉庫成了一個「孤島」。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也就成了孤軍。全營共有3個步兵連、1個機槍連、1個迫擊炮連，共450人，對

外號稱800人。

「流最後一滴血」殺倭救國

當時，數以萬計的各界群眾，不顧北岸日軍的流彈四射，紛紛聚集在蘇州河南岸租界區，表示對四行倉庫孤軍的崇敬和聲援。每當壯士們擊斃一名日軍，群眾無不拍手稱快，揮動着帽子、手巾向他們歡呼致敬。周圍的群眾還把日軍集結地點、行動情況用黑板寫字報告給「八百壯士」。上海各界群眾連日簞食壺漿，熱情慰勞抗日勇士，信件、食品、藥物源源不斷地送入四行倉庫。

1937年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會的一名女童子軍楊惠敏冒着生命危險渡過蘇州河，潛入四行倉庫，送來一面中華民國國旗。謝繼民說：「父親立即命令將旗幟在倉庫大樓樓頂升起。自從日軍佔領上海市區後，到處都是日本的太陽旗，唯獨四行倉庫的大樓上飄揚着中國國旗。隔河觀望的群眾無不拍手歡呼，不少人為此流下了眼淚。」《申報》有這樣的一篇特寫：「晨曦初上，國旗飄展，隔河民眾經此地，紛紛脫帽鞠躬，感動落淚。」

堅守最後陣地時，謝晉元立下遺囑：「余一槍一彈誓與敵周旋到底，流最後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當代價！」1941年4月24日，時年37歲的謝晉元被汪精衛收買的叛徒刺殺身亡。噩耗一經傳出，舉國震驚。國民政府通令嘉獎謝晉元，追贈為陸軍少將。



謝繼民（左）向黃埔老將軍程元、李鎮駒（中）介紹謝晉元將軍明信片，共同追憶抗戰歷史。資料圖片

取名繼民：繼承先輩優良品格



謝晉元與守衛四行倉庫的第一營四位連長。資料圖片

謝繼民說：「小時候沒有見過父親。母親告訴我，1936年春節過後，父親親自護送她和3個孩子回到蕪湖老家，那時候母親已經懷孕了。父親就對母親說，日寇侵華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戰就要爆發。這場戰爭將會非常殘酷。肚子裡的孩子生下來，如是男孩就叫『繼民』，讓他繼承先輩的優良品格……等到抗戰勝利，再接你和孩子們回去……這個孩子就是我。母親說，沒想到這次卻成了她和父親的最後一次見面。」

在謝繼民看來，忠於國家，善於征戰，敢於擔當，勇於犧牲，就是對黃埔英烈們在抗戰中豐功偉績的最好註解。「我們要把黃埔精神繼續發揚光大，對我們這



謝繼民所著《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一書。資料圖片